

阅读的焦虑、写作的伦理：安部公房《他人的脸》 中夫妻间的信

Anxiety of Reading, Ethics of Writing: A Couple's Letters in Kobo Abe's *The Face of Another*

波瀾剛 (Namigata Tsuyoshi) / 任 洁 (Ren Jie) 译

内容摘要：本文围绕安部公房的小说《他人的脸》中夫妻间的伦理问题展开论述，尤其关注夫妻间的交流方式——通过丈夫的三本手记和妻子的信进行交流，认为手记和信记录了夫妻间伦理关系建构及崩坏的过程，而来自妻子的信可以成为重新解读小说的切入口。本文还认为，应从妻子而非丈夫的视角去考察小说，而在处理男性与女性的关系方面，妻子以及小说中提到的影片中的女孩的做法值得借鉴。她们都采用了写作的方式，但遵从的“写作的伦理”与丈夫不同，她们不是执着于单方面的告白，而是力图追求两者间对话的可能。

关键词：安部公房；《他人的脸》；手记；信；写作的伦理

作者简介：波瀾剛，日本筑波大学文学博士，日本九州大学大学院比较社会文化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日本文学与文化研究。

译者简介：任洁，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日本文学。

Title: Anxiety of Reading, Ethics of Writing: A Couple's Letters in Kobo Abe's *The Face of Another*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ethical problem between the protagonist, the husband, and his wife in Kobo Abe's Novel *The Face of Another*, focusing on the fact that the means by which communication is carried out between the couple, as the form in this novel, are three pieces of handwritten notebooks from the husband and a letter from his wife. The handwritten notebooks and the letter describe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failure of the ethics generated between the couple. What has been frequently discussed in previous research is how we evaluate the wife's letter, because we may think that the content written in his wife's letter breaks down the story. However, rather than re-starting from such contradictions and failures, this paper will try to approach this novel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reader's wife, not from the writer's husband. As a result, in terms of gender relations, ethics of writing, the possibility of pursuing the dialogue instead of the monologue, will be clarified, such as presented by the wife and a girl appeared in a movie introduced in the novel.

Key words: Kobo Abe; *The Face of Another*; handwritten notebooks; letters; ethics of writing

Author: Tsuyoshi Namigata, PhD. of Tsukuba University, is Professor at the Faculty of Social and Cultural Studies, Kyushu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cover the field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Email: tnamigata@scs.kyushu-u.ac.jp).

Translator: Ren Jie is a Ph. D. candidate in Comparative and World Literature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Japanese literature (Email: renjie_85@163.com).

安部公房 (Kobo Abe, 1924—1993) 是考察日本战后文学时必然涉及的一位重要作家。有关安部文学的研究,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停留在被同时代文学同仁评论的层面, 以纪要形式或学会杂志、学术杂志论文形式出现的研究实绩并不多。在其生前, 以著作形式出版的作家论有两部, 分别是高野斗志美 (Toshimi Takano) 的《安部公房论》(『安部公房論』, 1971) 和渡边广士 (Hiroshi Watanabe) 的《安部公房》(『安部公房』, 1978)。另外, 还有两部研究性著作, 分别是将安部公房与弗朗茨·卡夫卡 (Franz Kafka)、塞缪尔·贝克特 (Samuel Beckett) 进行比较的《Metaphors of alienation: the fiction of Abe, Beckett and Kafka》(1980), 以及聚焦安部公房与花田清辉 (Kiyoteru Hanada) 之间师生关系的《花田清辉与安部公房》(『花田清輝と安部公房』, 1980)。除此之外, 还有散见于《国文学》(『国文学』)《现代思想》(『現代思想』)《Eureka》(『ユリイカ』) 等杂志上的一些特辑。

然而, 在安部公房去世以后, 从 1997 年日本新潮社出版《安部公房全集》(『安部公房全集』) 第 1 卷开始直至 30 卷本全部出版完成, 在这一段时间里安部文学研究的整体学术氛围发生了巨大改变。由于全集中收录了一些从未发表过的作品, 所以学界得以用更加开放的眼光看待安部文学。与此同时, 全集的出版也为学者整体把握安部文学提供了珍贵资料, 因此这一时期以安部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也逐渐增多起来。可以说, 伴随着《安部公房全集》的陆续出版, 安部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相对活跃的阶段。

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Nancy K. Shields 的《Fake Fish: the Theater of Kobo Abe》(1997), 这是最早以安部公房工作室为研究对象的论著; 岛

羽耕史 (Koji Toba) 的《运动体・安部公房》(『運動体・安部公房』, 2007), 在书中作者考察了 20 世纪 50 年代安部公房在文化艺术领域的诸多活动并尝试赋予其特殊意义; 吴美姬 (Mityo Go) 的《安部公房的“战后”》(『安部公房の＜戦後＞』, 2009), 主要关注了安部公房从满洲撤回日本的人生经历是如何反映在其文学创作之中的; 田中裕之 (Hiroyuki Tanaka) 的《安部公房文学研究》(『安部公房文学の研究』, 2012), 这是一部综合考察安部公房从创作初期至晚期整个创作历程的作家论; 荻部直 (Tadashi Karube) 的《安部公房的都市》(『安部公房の都市』, 2012), 书中采用了社会学者的研究视角以及崭新的切入点; 友田义行 (Yoshiyuki Tomoda) 的《战后前卫电影与文学 安部公房×勅使河原宏》(『戦後前衛映画と文学 安部公房×勅使河原宏』, 2012), 以实证的方法分析了安部公房与勅使河原宏 (Hiroshi Teshigahara) 之间的合作关系; 鸟羽耕史 (Koji Toba) 编写的《安部公房 媒体的越境者》(『安部公房 メディアの越境者』, 2013), 以论文集的形式集中讨论了安部公房与媒体之间的关系; 木村阳子 (Yoko Kimura) 的《安部公房是谁》(『安部公房とはだれか』, 2013), 从“文学的・改写”¹ 的视角对安部文学展开论述; 坂坚太 (Kenta Saka) 的《安部公房与“日本”》(『安部公房と「日本」』, 2016), 书中作者对 20 世纪 50 年代的国家主义进行了富有新意的解读; 李先胤 (Sunyoon Lee) 的《在 21 世纪读安部公房》(『21 世紀に安部公房を読む』, 2016), 由“水”这一主题延伸至对于安部公房 SF 小说所具有的想象力的探讨等。由上可见, 安部公房去世之后尤其是近十年的安部文学研究可谓成果丰硕。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评传类著作, 包括宫西忠正 (Tadamasa Miyanishi) 的《安部公房・荒原人》(『安部公房・荒野の人』, 2009)、安部宁凛² (Neri Abe) 的《安部公房传》(『安部公房伝』, 2011)、山口果林 (Karin Yamaguchi) 的《安部公房与我》(『安部公房とわたし』, 2013) 等等。另外, 在美国、中国也相继出现了有关安部文学的研究著作。

基于安部文学研究日渐繁荣的现状, 如何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新观点将成为日后研究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笔者从事安部文学研究长达 20 年之久, 但近几年学界同仁在“性别与性 (Gender・Sexuality)”³ 的研究领域里取得的一些成果以及学者间进行的交流与对话使笔者产生了要从一个崭

1 译者注: 日语中并不存在“リテラリー・アダプテーション”(文学的・改写)一词, 这是作者木村阳子在总结安部公房创作特点时自制的词语, 主要用来指代安部公房擅长在多个领域实现同一主题的作品化, 并在不断的改写中使其得到发展、变形的创作倾向。

2 译者注: 日文标记为“安部ねり”。由于日文姓名的名字部分为日文假名“ねり”, 无对应日文汉字, 所以译者按翻译习惯从假名对应的日文汉字中选取常用汉字“宁凛”作为日文名字部分的中文译名。

3 译者注: 论文原文为“ジェンダー・セクシュアリティ”。

新的角度再次挑战安部文学的想法。安部公房小说的主人公多为男性，即使有女性出场也是一些无足轻重的角色，甚至有时女性只是作为性交对象而存在。这似乎与主张安部文学是某种政治信念、都市观念、国家层面思想的反映的研究观点相去甚远，甚至可以说毫无一致性可言。但是，当我们再次回归到文本本身，将目光投向人物间的关系上，就会发现在那些着重论述男女关系之特殊性的研究中，实际包含着许多非常具有启发性的见解，而这些见解可以让我们在历史的脉络中进一步把握安部文学所具有的思想性。

虽然安部公房的不少作品都涉及了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但是笔者认为对夫妻关系有着细致刻画的《他人的脸》(1964)是一部非常适合于用来探讨安部文学中男性与女性关系的小说。其特别之处还在于，在《他人的脸》中，夫妻间伦理关系的建构与崩坏都是通过书信或手记的方式被记录下来的。在既往的研究中笔者一直是将安部公房视为战后日本文坛的旗手，研究的重点也是放在探讨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出现的城市化现象与通过“失踪”事件所体现出来的安部公房自身抱有的某些观念之间的联系方面。但是，倘若能够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再次审视安部文学中涉及的有关伦理的问题的话，那么这不仅会成为对于“性别与性”研究的一种呼应，同时也会成为重新认识安部公房及其文学的一个契机。也就是说，安部公房不仅是日本文学研究者的研究对象，还应当把他当作日渐全球化的学术环境下的一位日本作家来看待。

中国学者聂珍钊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为本文从男性与女性关系的角度探讨《他人的脸》提供了可能性。2004 年聂珍钊教授在借鉴西方伦理批评和继承中国道德批评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并建构了自己的批评理论与话语体系，尤其是一批西方学者参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推动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的深入及国际传播。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强调文学伦理价值和教诲功能并从伦理视角阅读、分析和阐释文学的批评方法，主张文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伦理的艺术，其基本功能是为读者提供道德教诲。文学伦理学批评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批评：1. 它既关注作家的道德观念和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也考察作家自己的道德观念与作品中所表现的伦理观念之间的联系；2. 它考察现实中的道德现象与作品所反映的道德倾向之间的关系；3. 它考察作品反映的道德价值观念对读者和社会的影响以及读者对作者和作品反映的道德思想的评价；4. 它考察作者的道德倾向对同时代其它作家和作品的影响；5. 它分析作家和作品的道德特征，力图从伦理的角度探究与文学和社会、文学和作者关系相关的各种问题。但是，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从伦理视角对文学进行批评，它还强调要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和伦理语境批评文学。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较之于美国的伦理批评及中国传统的道德批评更具自身特点。例如，它分析问题除了要考察当今的伦理环境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求回到产生文学作品的特定历史伦理环境中去评价特

定作品的伦理价值。也就是说,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将文学文本作为批评对象,从伦理的角度把握作品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分析他们的伦理身份、身份变化以及他们在不同伦理环境中的不同伦理选择。对文学的分析主要是对人物伦理身份以及伦理选择的分析,进而发现文学的伦理教诲价值。从2004年至2018年,文学伦理学批评经过14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批评理论之一。¹

本文将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围绕安部公房《他人的脸》中夫妻间存在的伦理问题展开论述,尤其关注夫妻间通过丈夫的三本手记和妻子的信进行沟通的交流方式,试图通过与近几年在“性别与性”研究领域取得的学术成果进行对话的方式,探索安部文学研究的新路径。²

一、有关《他人的脸》的先行研究与新课题

《他人的脸》最早发表在1964年1月的《群像》(『群像』)杂志上,后经润色、修改,于同年9月由讲谈社出版发行。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男人,他在研究所工作,因液氮爆炸而面部毁容,留下了满脸的瘢痕疙瘩。但是,较于肉体上的痛苦,如何面对毁容的事实成为摆在他面前的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无奈之下,他选择了头缠绷带痛苦度日。虽然得到了妻子的悉心照顾,但作为丈夫的他不愿接受来自妻子的同情。为恢复正常的夫妻关系,他试图与妻子发生性关系,但遭到了拒绝。走投无路的男人想到了人工皮肤,经过反复实验,他终于研制出一种可以遮盖脸部瘢痕的假面。戴上假面的男人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并以这个陌生人的身份与妻子发生了“不伦”关系。之后,又把事情的原委以书信和手记的方式告诉了妻子。知晓丈夫的真实意图之后,妻子感到十分恐惧,留下一封信之后便离开了。读完妻子的信,男人心中涌起一股无处宣泄的愤怒与仇恨,他近乎疯狂地叫嚣着要成为一个暴徒。至此,小说结束。

在形式方面,小说存在三点特别之处。第一,小说全文由信或手记等使用纸质媒介写成的文章构成,包括丈夫写给妻子的信以及“黑色笔记”、“白色笔记”、“灰色笔记”三本手记,其中,“灰色笔记”中又包含了“来自妻子的信”。第二,小说还包括“栏外的插入”“尚需咨询专家的问题”“当前亟待研究的课题”“追记”“栏外注”等部分,它们穿插于故事之中,起到了随时提醒读者小说是叙述者写作行为的产物的作用。第三,从分量上看,丈夫写作部分占比重较大,妻子的信只是在小说临近尾声时才登场。

1 参见任洁:「文学倫理学批評とは何か」,『九大日文』31(2018):47-53。

2 围绕文学伦理学批评,笔者与聂珍钊教授进行了长达一年的书信讨论。在来信中,聂珍钊教授曾指出,《他人的脸》中所强调的与其说是通过他者认识自我,不如说是通过伦理选择认识伦理身份的重要性。聂珍钊教授的观点给予笔者极大启示,也成为写本文的契机,在此谨表谢意。

在内容方面，也存在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男人的三本手记都涉及了大量的有关“脸”的调查，包含科学的、哲学的、美学的、民俗学的等多个角度。这些调查有些是围绕“脸”与“表情”展开的，有些是围绕“真面”与“假面”展开的，所以非常容易引导读者去思考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者而言，则可从与自我疏离、与他人疏离的角度展开分析。再者，与丈夫所写内容相比，妻子的信只是简单记录了妻子对丈夫以及丈夫留下的手记的一些看法，是无法与丈夫那些富有哲学性思考的信和手记相比较的。还有一点，在对于夫妻关系的认知方面，夫妻二人所持观点截然不同，因此有评论认为妻子的信实际对故事的完成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¹

在有关《他人的脸》的先行研究中，如何看待妻子的信是一个经常被涉及的问题。部分学者认为，妻子的信影响了故事的完成度。诚然，妻子的信与丈夫所写内容之间存在不协调之处，但笔者认为正是这些内容上的不协调以及完成度上的欠缺为重新理解小说提供了契机。一般说来，研究者或读者会选择由前往后的顺序阅读小说，但小说世界里的人物阅读信或手记的顺序并非如此。在小说的世界里，首先是妻子阅读了丈夫的手记，之后丈夫又阅读了妻子的信，最后由作为丈夫的“我”将这一切以手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并提供给小说世界之外的非特定的读者阅读。不论是信还是手记均是针对不同的信息接收者写成的，也就是说它们预设的读者是不同的，因此小说世界之外的读者在阅读这些信或手记的时候会产生一种不统一的感觉。又因为小说中丈夫所写部分几乎占据了全文内容的百分之九十，所以如果在接受了丈夫所写部分及看待事物的观点的情况下，再去阅读妻子的信，那么必然会察觉到妻子的信中存在一些异质感。

然而，重要的与其说是讨论夫妻间阅读彼此写给对方的信及手记是自然的又或者是不自然的事情，莫如说有必要复原一下故事发生的现场。故事现场就如同没有对话的话剧一般，先是妻子坐在桌前长久地读着丈夫留下的手记，然后她写了回信，留在桌上，最后转身离去。不难发现，这部小说的内容实际就是故事中真实地摆在桌子上的信和手记里记录的内容。因此，笔者认为，较于故事字面叙述的内容而言，小说的文体可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用以理解小说的线索。比如小说中来自妻子的信，一方面它起到了确认夫妻关系破裂的作用；另一方面，如果从文体的角度加以分析的话，它还在提示我们：是否可以不以写信的一方（丈夫），而是以读信的一方（妻子）的视角来考察这部小说呢？

在河田绫（Aya Kawata）的一篇论文中，她注意到作家十分热衷于“性

1 参见 波濤剛：「安部公房の『他人の顔』論 — 文章構成の形態とテーマをめぐって —」，『文学研究論集』13（1996）：126-106。

描写”，并由此分析了小说中丈夫手记的特点。¹ 这篇论文对本文后半部分的论述启发较大。除此之外，岩本知惠 (Chie Iwamoto) 也有一篇论文较多地关注了安部公房小说中有关性的问题，也十分具有启示性。² 这篇论文选取安部公房在 1951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饥饿的皮肤》为研究对象，从小说是如何关注皮肤的，以及托马斯·卡莱尔 (Carlyle Thomas) 的《衣裳哲学》(Sartor Resartus, 1833-1834) 对作品的影响等方面分析了《饥饿的皮肤》与《他人的脸》的共通之处。另外，在《饥饿的皮肤》中也出现了信，而且小说中男女关系的变化是在这封信出现之后才发生的。所以，从这一点看来，十分有必要将两部小说放在一起考察。下面，笔者将首先对《饥饿的皮肤》中的男女关系及信展开论述，再采取同样路径对《他人的脸》中的同一问题展开论述。

二、《饥饿的皮肤》中的男女关系与信

《饥饿的皮肤》于 1951 年发表在《文学界》(『文学界』) 10 月号，是安部公房获得芥川龙之介奖不久后创作的作品。小说开篇写道“我很饿”(安部公房，“饥饿的皮肤”8)³，以此提示主人公正处于饥饿状态。但是，这种饥饿感并非由腹空所致，而是如小说篇名“饥饿的皮肤”所示，这是一种因感觉到自己这一存在的不确定性或者由身份的缺失而导致的另一层面的饥饿感。

故事舞台设置在中国，具体时代背景不详。主人公是一个男人，由于吸食鸦片正处于无法进食的状态。他看见路边停下一辆车，从里面走下来一个日本女人。这个女人的朝鲜人司机狠狠地踹倒了他，女人的佣人还放出恶狗追咬他。为了复仇，男人给女人写了一封信，欺骗女人她已患上一种肤色会随外界颜色的变化而变化的“保护色病”，企图以此接近女人。之后，又假借为其治病，诱骗女人吸食鸦片，继而抢占了她的所有财产，成功地实施了复仇计划。然而，男人的身体也最终走向了毁灭。

有关这部小说的先行研究非常少，其中包括了上文中提到的岩本知惠的论文。她在论文中写道：

复仇的重要一环是与“女人”性交(实为强奸)。“我”通过向“女人”复仇而变得富裕起来，又利用鸦片让女人屈服，为自己所支配。如果可以把强奸看作是“我”对“女人”进行支配和施以暴力的手段，那么“我”

1 参见 河田綾：「＜中折れ＞してしまう記述者—安部公房『他人の顔』試論—」，『立教大学日本文学』108 (2012)：132-146。

2 参见 岩本知惠：「自我境界は欲望する——安部公房『飢えた皮膚』論——」，『立命館文学』65 (2017)：1287-1298。

3 译者注：本文有关《饥饿的皮肤》的中文引文均出自安部公房，《饥饿的皮肤》(《外国文学》2 (1996)：8-14)。

的欲望则可以解释为一种与支配欲和金钱欲相关联的性欲。(1287)

在上述引文中,岩本知惠认为“与‘女人’性交”等同于“强奸”。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尚有商榷的余地,但论文接下来的论述十分具有启发性。岩本知惠认为,肤色的变化与身份的摇摆不定之间存在关联。在小说中,“‘我’的欲望集中体现为想要剥掉她的衣服使其赤裸身体,甚至希望通过‘保护色病’这一虚构的疾病让她的皮肤变色”,所以“不应将所有一切都归为出于报仇的目的”(1287)。“从剥掉皮肤以及使之染上保护色病两方面作用于皮肤,这实际上是模糊了自我、他者与皮肤之间的界限,破坏了自我的稳定性”(1297-1298)。

那么,为什么作者要刻画这样一个因为饥饿而痛苦着的、又因为身份的不确定而困惑着的人物形象呢?这种自我的不稳定性,究竟因何而生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如果小说中的“我”就是女人的丈夫,他不是一个日本人而是朝鲜人,那么会有怎样的发现?

首先,小说中并未明确提示“我”具体是怎样一个人,可能有读者认为“我”是一个日本人。然而,在当时有着“日鲜通婚”的说法,所以有可能存在懂日语的朝鲜人与日本人通婚的情况。比如,某朝鲜人在中国东北经商致富后迎娶了日本女性,并雇佣了韩国人司机和中国人女佣——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然而,一般说来,在日鲜通婚中朝鲜人一方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小说中的“我”也是如此,始终为一种民族的劣等感所困扰,所以开始吸食鸦片以缓解内心痛苦,但又无法应对因吸食鸦片而引起的诸多不良症状,不得已之下选择离家出走。他在自家附近游荡时,看到妻子从车里走下来,但妻子只是“看了看我。然而又没有看任何东西”(安部公房,“饥饿的皮肤”8),既没有接近,也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然后,她“又看了看司机。司机点点头,过来朝我的肩部猛踢一脚”(安部公房,“饥饿的皮肤”8)。由于妻子始终没有说话,而且与司机和佣人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默契,因此可以推断:妻子不是把“我”作为一个令人生厌的陌生人而是作为自己的丈夫来驱逐的。

其次,在故事发展到一半时,“我”已经可以自由出入女人的家了。这是因为“我”把鸦片伪装成治疗“保护色病”的药物不断提供给女人,使她染上了毒瘾而不得不依附于自己。于是便有了下面的场景:

按响女人家的门铃,女佣出来,拴上狗,开门。

“主人不在家。”

女佣笑着小声说道。我塞给她一块钱。(安部公房,“饥饿的皮肤”13)

关于女佣为什么会笑，可能存在很多种解释的方法。但是，笔者认为，如同演戏一般向作为“主人”的“我”报告主人不在家的事实是引起女佣笑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实，在《他人的脸》中也有着类似的场景——少女对戴着面具的主人公说“秘密游戏哟！”（106）¹。也就是说，少女虽已知晓男人的真实身份，但仍愿配合男人继续演戏。由上可知，《饥饿的皮肤》中的女佣与《他人的脸》中的少女，是同一类人物，具有共通之处。

第三，在《饥饿的皮肤》中，“我”给女人写的那封信也包含了演戏的成分。信的开头部分如下：

木矛夫人。

（开笔写下这奇怪的名字，我带着某种生理感觉想起了女人的样子。我不知道这名字该怎么发音，却随意地把它念成了“吱姆”。这时候我觉得仿佛已将那白痴般端正的脸和那成长得窈窕婀娜的、中产阶级女人的肉体咬在口中一般。吱姆、吱姆、吱姆，我一边不断地重复念着，一边将这信写了下去。）（安部公房，“饥饿的皮肤”9）

括号部分是“我”的内心独白，并未真正出现在信里。在给女人的信中，“木矛夫人”之后紧接着是“请您收下这封您陌生朋友的来信”（安部公房，“饥饿的皮肤”9）。在信中，“我”称呼女人为“木矛夫人”，但她的实际姓氏是“キム”。对此，男人是知晓的，因为小说中明确交代：男人在被司机踢倒在地、又被女佣放狗追咬之后，已然把“门牌上的姓名和号码牢牢记在脑中”（安部公房，“饥饿的皮肤”8）。所以，此处男人故意将“キム”这一姓氏用日文假名对应的汉字“木矛”标记就显得十分不自然，好像要故意将自己的姓氏²假装成一个“未知”的存在似的。诸如此类的有趣地方，在《他人的脸》中也随处可见。

最后，关于《饥饿的皮肤》中的“变形”，岩本知惠在论文中认为“这部作品中的变形并非指身体上的变形，而仅仅是肤色发生了改变，因此较其他变形类作品而言具有独特魅力”（1287）。诚然，在安部公房相继发表的诸如变成茧、墙壁、植物、棍子等事物的变形类作品中，唯独《饥饿的皮肤》中的人物没有发生变形，仍保留着人的形式。如果把发生变形理解为一种与社会或共同体相疏离的隐喻，那么可以认为，由于《饥饿的皮肤》中不存在变形，所以不涉及有关共同体与个人之关系的问题。这一点与下文将要论述的《他人的脸》类似。可以说，为探究夫妻间的伦理问题，两部作品都不约

1 译者注：本文有关《他人的脸》的中文引文均出自安部公房，《他人的脸》（广州：珠海出版社，1997年）。下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2 译者注：在日本，女性结婚后一般随夫姓，因此小说中女人的姓氏即是作为她的丈夫的“我”的姓氏。

而同地采用了不同于一般变形类作品的构思。

三、《他人的脸》中的夫妻伦理

《他人的脸》以主人公写给妻子的信为开端。信的开头这样写道“穿过遥远的迷途的褶皱，你终于走到了”（3）。作者使用第二人称代词“你”来指称妻子，又在下文中选择第一人称代词“我”来指代自己，其目的是强调这是一封“我”写给“你”的信。但实际上，这封信的读者除了作为妻子的“你”之外，还包括正在阅读小说的读者。而读者一般习惯于将这些文字只是作为小说内容的一部分来阅读，很难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是某人写给某人的信或手记。因此，对他们而言，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同时兼顾小说内容与小说中人物阅读这些文字时的感受，是十分花费精力的事情。但是，如果从“我”是在强迫“你”阅读这封信的角度进行分析的话，会获得一些新发现。

河田绫在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在‘我’表达恳求对方阅读自己所写内容的句子中，包含着一种强迫‘你’去阅读的语气”（136）。在小说中，“我”这样写道：

或许你心中不乏愤怒与屈辱吧，但还是请忍耐一下，别让那动辄就要游离而去的视线从信笺上挪开，想办法一直读完那封信吧。〔……〕无论是出于宽容还是恰恰相反，反正我想请你一直读下去。拥有裁判权的人，同时也有义务倾听被告的申述。

是的，倘若你对如此下跪着的我弃而不顾的话，说不定也会被莫须有地怀疑为同谋犯。（3）

按常理，如果想要让对方乐于阅读自己所写内容的话，定然不会采取上述态度，也不会使用“想办法一直读完那封信吧”这样的措辞，更不会带有胁迫意味地反复强调着如果不继续阅读就会“被莫须有地怀疑为同谋犯”等等。在小说中，虽然“我”采用的是写信的方式，但是由于“我”早已预见到妻子读这封信时必然忍受着巨大痛苦，为了使她读完所有内容，“我”才抛弃了书信体写作时惯用的礼貌措辞，一直固执地要求妻子读下去。

那么，作为丈夫的“我”为什么要给妻子写信呢。究其原因，这是源于一种焦虑，一种由于无法通过妻子的行为、表情、举止来把握她的心理活动、情感波动而产生的焦虑。在手记中，“我”这样写道：“你究竟是什么人？决不拒绝，决不胆怯，也不打碎栅栏，便顺利地穿过了栅栏，并反过来对诱惑者进行诱惑，使得流氓陷入自虐，自己却凛然不可侵犯。你，究竟是什么人？”（191）。另外，对于妻子那令人陶醉的微笑，“我”感到“从远处看上去，那脸上泛着诱人的微笑，可随着脚步的挪近，那微笑却化作了雾一般

的东西，遮蔽了我的眼睛”（49）。这些表述都可以证明“我”是无法把握妻子的真实意图的。

另一方面，妻子在阅读了丈夫的信和手记之后也感到了焦虑，但这种焦虑不是由无法把握丈夫的真实意图而导致的。这是一种意识到自己正身处险境时感到的惶恐，一种面对丈夫的敌意和憎恨时感到的恐惧，又或者说是一种由于不得不接受丈夫强硬的语气、全方面的责备、赤裸裸的控诉而感到的焦虑。

尽管如此，仍旧是一种可怕的告白。那感觉就象是身体没有毛病，却被强行拽上了手术台，被几百种形状怪异、不知道其用途和使用方法的手术刀和镊子全身解剖一样。（206）

之后，妻子在信中斥责丈夫简直“对别人一无所知”（207），这无疑对丈夫的内心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然后，她又借用“假面”的比喻意义，阐明了配戴“假面”在维系夫妻关系中的必要性。她认为，不论是配戴作为妻子的还是作为丈夫的“假面”，都意味着要去扮演一种角色。然而，作为丈夫的“我”根本无法理解妻子的想法，反而背道而驰，试图寻求“假面”底下的“真面”，并控告“假面”的伪善。

假设“真面”果真存在的话，那么它对夫妻关系的维系到底起到什么作用？一般来说，可以将夫妻关系理解为一种基于婚姻事实的、依靠共同生活中各自发挥的作用及行为活动建立起来的关系。夫妻关系一旦形成，就意味着与单身或恋爱时代不同了，必须去履行作为丈夫或妻子的、作为父亲或母亲的职责。在小说中，如果说单身时代的“我”拥有的是“真面”，那么成为丈夫和父亲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他人”，理应拥有了一张“他人的脸”——作为丈夫或父亲的脸。但是，在婚姻生活中，“我”始终是以一张“真面”示人，从不认为拥有一张“他人的脸”是必要的事情。在“我”看来，婚姻生活仍然处于单身生活的延长线上。

小说中提到夫妻二人曾遭遇“大儿子夭折，第二胎流产”（111）的经历，还记录了一些造成二人关系变得生疏的事例，但却没有出现任何有关夫妻二人共同面对丧子之痛的描述。也就是说，小说中坚持“真面至上主义”的“我”是一个对于自身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身份缺乏基本认知的人物形象。他不仅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作为丈夫应肩负的责任以及建构夫妻关系的重要性，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作为父亲应肩负的责任以及应与妻子共同面对丧子之痛的必要性——这是造成二人夫妻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面部受伤之后，“我”失去了“真面”，与妻子的关系也变得十分紧张。所以，“我”尝试着复原自己的“真面”，以此来修复破裂的夫妻关系。然而，

“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造成夫妻关系破裂的原因并不在于“真面”的丧失，而是由于“我”从来都不具备“假面”。所以，“我”试图通过恢复“真面”来恢复正常夫妻关系的努力，是一场徒劳。通过写作，“我”不断地质问着自己，也质问着妻子，想要以此声明自己这一存在的合理性。对此，竹村和子（Kazuko Takemura）在一本并非专门论述安部文学的著作中这样论述道：

他们原本就是缺乏内在的。确切地说，他们缺乏用以支撑内在的形式〔……〕。因为缺乏可以依赖的形式，所以内在要狂躁起来、满溢出来了。那种近乎神经病似的敏感与脆弱，总是在发生了具有暴力性的自我破产的时候被暴露出来〔……〕。他们对自身的崩坏感到恐惧，于是开始寻找用以支撑自己的手段，而主要的手段就是语言。如果形式是可以通过语言来建构的，那么除了创造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崭新的语言之外，恐怕再无任何自我救赎的途径了吧〔……〕。之后，被半有意识地、半政治犯式地丢弃的，是他们的懦弱。（141）

我们可以把开头部分“用以支撑内在的形式”理解为“用以支撑夫妻关系的形式”。起初，“我”非常满足于写作，认为：“所谓‘写’，并非单纯地将事实置换成文字的排列，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冒险旅行。〔……〕既有危险，也有发现，还有充实感”（135）。后来，“我”认为“记录这种行为或许只是在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时候才是必要的”（219）。也就是说，“我”的心境发生了变化，从一开始认定自己是可以通过写作这一行为找到自我救赎之路的，并为之感到高兴，到后来在妻子的指责中“我”意识到自己所写内容无非是暴露了自身懦弱的自言自语罢了。

由上可见，“我”在性格、处事态度上都是存在缺陷的。对此，竹村和子认为，这是一种“满足于自我完结的、共同体意识的破产”（140）；河田绫认为，“因为‘我’对‘别人一无所知’，所以‘我’就是一个本打算诱惑妻子却在诱惑中自作自受地‘中止’了行为的‘无能者’”（144）。笔者认为，正因为这是一部全面考察了自我破产、共同体破产、男人气质破产的小说，所以破产的过程本就包含了解决问题的线索。

在小说结尾部分，“我”提到了一部名为《爱的另一面》的电影。电影中登场的有居住在旧军队精神病医院的患者，因原子弹爆炸而毁容的女孩，以及她的哥哥。妹妹期待着有一天哥哥可以将自己作为性爱对象，并将之作为了人生最后的愿望。最终，哥哥回应了妹妹的期待，二人触犯了近亲乱伦的伦理禁忌。但是，这种事情只发生了一次，因为不久后妹妹就投海自尽了。在手记中，“我”记录自己在观看电影时以及之后的心理变化：“在看这部电影的当时，我觉得非常恼火，甚至不屑一顾，可现在不同了。我不得不

再次对那个姑娘感到由衷的羡慕”（216）。观看电影的时候，“我”感到女孩那张毫不掩饰疤痕的脸简直就是对头缠绷带过活的“我”的一种讽刺；而现如今，读完妻子的信之后，“我”意识到那才是“我”应有的样子。在手记中，“我”还记录了电影里的另一个场景：

她把早已准备好的两封信放在哥哥的枕边，蹑手蹑脚得走出房间。就在隔扇被关上的同时，睡着了的哥哥睁开了眼睛。从他半张的嘴唇中流露出了呻吟声，一串眼泪顺着脸颊溜进了耳孔。（216）

虽然信并未被打开，但基本可以猜想到里面的内容。“我”不禁“对那个姑娘感到由衷的羡慕”（216），于是突然产生了一种想要和她一样触犯近亲乱伦的伦理禁忌的念头，并宣称要成为一个暴徒。至此，小说结束。有一点值得关注，就是：在处理男性与女性关系方面，妻子以及小说中提到的电影中的女孩的做法值得借鉴——她们同样采取了写作的方式，但遵从的“写作的伦理”与丈夫不同，她们不执着于单方面的告白，而是力图追求两者间对话的可能。¹

妹妹说“大海是没有表情的”，哥哥说“不对，大海是一流的饶舌者”。不过，意见的分歧也仅限于此，他们俩就象一对恋人一样，任何些小的词语都很快因对方的共鸣而膨胀到了两倍的规模。（215）

关于大海，哥哥和妹妹抱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但即便存在意见分歧，他们仍能彼此让步，这正是“我”所“羡慕”（216）的地方。另外，“没有表情”这个短语是出现在“我”围绕“脸”、“假面”、“真面”等所写的那段感想之后，所以它不仅是作为电影里的一句台词而存在，还能够促使读者从“大海”联想到“脸”。可见，在对《他人的脸》进行解读时，诸如此类的文本细读往往会使研究视野豁然开朗。

另外，值得引起特别关注的是，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尤其是其关键术语“斯芬克斯因子”（Sphinx Factor）来分析主人公的行为，也是一条可行的、有效的途径。“斯芬克斯因子”由两部分组成：人性因子与兽性

1 在下面这部论著中，有单独的一章分析《他人的脸》。作者分别用“科学的语言（Language of Science）”“想象的语言（Language of Imagination）”“理性的语言（Language of Reason）”概括了《他人的脸》中三本笔记的特点，继而运用巴赫金理论阐释了小说语言的复数性。作者亦涉及了“对话”的视角，但他所说的“对话”是基于狂欢理论的“对话”，与笔者主张的作为一种行为的“对话”语境不同。可参考：Christopher Bolton. *Sublime Voices: The Fictional Science and Scientific Fiction of Abe Kōbō*.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因子。这两种因子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人。在人的身上，这两种因子缺一不可。斯芬克斯因子能够从生物性和理性两个方面说明人的基本特点，即在人的身上善恶共存的特点。斯芬克斯因子的不同组合和变化，导致文学作品中人物的不同行为特征和性格表现，形成不同的伦理冲突，做出不同的伦理选择。¹ 因此，使用这一术语解析主人公既希望修复夫妻关系，又假扮成他人引诱妻子，最后决心成为一个暴徒等一系列行为变化，将是十分有意义的课题。最后，如果进一步挖掘的话，这部作品还可能与国家、现代社会层面的诸多重大问题相关联。² 本文主要围绕信的作用对小说的伦理性进行了分析，关于上述观点笔者将在日后的研究中相继展开。

Works Cited

- 河田綾：「＜中折れ＞してしまう記述者——安部公房『他人の顔』試論——」，『立教大学日本文学』108(2012)：132-146。
- [Aya Kawada. "Failing Description: An Essay on Kobo Abe's *The Face of Another*." *Rikkyounihonbungaku* 108 (2012): 132-146.]
- 岩本知恵：「自他境界は欲望する——安部公房『飢えた皮膚』論——」，『立命館文学』652(2017)：1287-1298。
- [Chie Iwamoto. "The Self-other Boundary Desires: Kobo Abe's "*Hungry Skin*" Essay." *Ritsumeikanbungaku* 652(2017): 151-162.]
- 安部公房：『安部公房全集 003 飢えた皮膚』。東京：新潮社，1997 年。
- [Kobo Abe. *Complete Works of Kobo Abe, Vol.3: Hungry Skin*. Tokyo: Shinchosha, 1997.]
- 一：『安部公房全集 018 他人の顔』。東京：新潮社，1999 年。
- [一. *Complete Works of Kobo Abe, Vol.18: The Face of Another*. Tokyo: Shinchosha, 1999.]
- 竹村和子：『文学力の挑戦 ファミリー・欲望・テロリズム』。東京：研究社，2012 年。
- [Kazuko Takemura. *The Challenge of Literature: Family, Desire, and Terrorism*. Tokyo: Kenkyusha, 2012.]

责任编辑：郑红霞

1 参见 任潔：「文学倫理学批評とは何か」，『九大日文』31（2018）：47-53。

2 小说中有这样一幕：有一个家里经营朝鲜菜餐馆的女孩，被人嘲笑长着一副朝鲜乡下人的脸，但她本人却毫不介意。对于女孩那张“毫不介意”的脸，“我”感到困惑不已。笔者认为，用分析“原爆女孩”的思路来分析这个案例，亦是可行的。可参考：中野和典：「安部公房『他人の顔』論—仮面と行為—」（『Comparatio』6（2002）：1-10）以及 Richard F. Calichman. *Beyond Nation: Time, Writing, and Community in the Work of Abe Kōbō*. Stanford, California: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2016。